

生/活/随/笔

根根银针吐新蕊



尹利

夕阳快从窗边掉下去了，小屋里只剩几缕柔和的余晖。此刻，我坐在一张红色的旧式沙发上。素面朝天，两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笨拙的四肢像被什么钉着似的，一丝也无法动弹。

随着黄昏细碎的光斑，俯身细看。我裸露的双手和双腿上，布满了银白色的小针。那些银针约莫半支筷子长，比绣花针还纤细。阵阵的隐痛，从脚背或手臂某处，向我真切地袭来……

“到点就取吧，我一秒也不想多扎。”我半眯着双眼，努力不让眼里打转的泪花流出来。

“还有十分钟，不着急，想想别的，坚持一下。”医生气定神闲地端坐一旁，不时用余光扫我一眼，几次试着找话，分散我的注意力。

这是个略显悲壮的针灸现场。

有段时间了，我整个人感觉不太好。好像身体里许多零件在微微作祟，故意找茬。头晕，眼花，心慌，手时疼，每天起床后指头麻木，伸屈不灵，特别容易疲倦。

比如上周末，我去参加一个必要的饭局，回家立马瘫倒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丧失了。明知隐形眼镜没取，身子似有千斤沉，半寸也挪不动。这几年，如此尴尬的情形多次出现。头天夜里累得崩塌，精疲力竭，一觉醒来，又像打满鸡血一样，意气风发地往前冲。偶尔，也有神清气爽的片刻，我好想留住那些光鲜，生怕转瞬就失去。我总在想：身体里的春天呢？

这个夏天，我忙着跟时间赛跑。忙是中年人的常态。研学、值班、培训、采风、写作、上大学课……几乎没好好休息过，身体没有缓过来。走不完的路，流不尽的汗。特别是文字活儿，一直一直欠。以前，总感觉缺一件衣服；现在，总感觉缺一篇好文，缺两首代表性的诗。

关键时刻，惊觉自己才疏学浅。到今天为止，我仍然欠着待计划完成的几篇文稿。

而这些，都比不上陪伴女儿的重要时光。暑假，必须陪我家的准高一孩子出游一趟。母亲、老师、作家、女儿、妻子……太多的角色需要扮演了，我有些顾及不暇。女儿屡次在文字里控诉我，不是个好妈妈。记得她在一篇作文里写到：“我的母亲是个爱校如家的人，她对学生的关注，常常胜过对我。我渐渐习惯，她总是奔波忙碌的身影。无数个深夜，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我的母亲还在灯下埋头写作……”

我把大把的时光，花在了教育和杂活上。列不完的备忘录，平均半月梳理一回。事情总忙不完，一件完成一件又来。每天走进课堂，面对那一双双澄澈的眼眸，又像满血复活似的。我不能也不想辜负啊。件件桩桩，我都想深情以待，不惜排除万难，拿命去拼。可是，才华不够，时间不够，智慧不够啊。坦白地说，在日复一日的疲于奔命中，我时常被深深的无力感击中……

忙碌之余，我去看了中医。医生是挚友燕子推荐的多年知交，传奇人物——勇哥。勇哥是有来头的人，钻研了二十多年中医之道，那天他从容地为我两只手把脉，慢悠悠地与我闲聊。我大致明白，他在望闻问切。大约一盏茶功夫，勇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身体的症结：气血不足，阳气不足，心脏脉象十分微弱，肺和胃有寒湿，还有颈椎变形引起的供血不足，有时会觉得头晕、胸闷。

“来吧，赶紧治，毛病莫要拖。好朋友就是一起扎针，一起做针友。”一向幽默风趣的燕子，暖心地劝慰着。

“好吧，扎就扎。”我把自己果敢地交给了那些银针。

我希望，扎出一个春天来，重新吐出生命的新蕊。我嘴里默念着刘禹锡的那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不知道，何时能变好。有时恨不得手里攥着孙悟空的毫毛，一吹就变成无数个好的我——好妈妈，好老师，好作家。还要吹一个我，每天来到与我同一小区的燕子家，替病恹恹的我——“见缝插针”。

眼见着一根根银针，从未开封的铝板里取出，用酒精棉消毒。一针，两针，三针，二十来颗针神速地插进肉身。瞬间，锥心的麻胀、刺痛，遍布我的手背、手臂、脚背、脚后跟、小腿和大腿上……我的天啊，钻心地痛。连续七天，我不知怎么熬过来的。扎到最后一天，好想逃离。可是就在重复的疼痛难忍之后，我好像活过来了，身体有些地方在疏通，眼睛也感觉明亮了些。

好的人生都是细水长流。很多事，着力即差。我手里捂着伤口，还惦记着播种春天。苏东坡在《记游松风亭》中说：此间有何歇不得处？在翻山越岭的跋涉中，我要慢下来，走着走着，春天就到了。

也许，峰顶不一定有最美的风景，我只需要沿途慢慢走，永远只向前。懂得向前看的人，才会有好命。抬眼望去，那里有绿草茸茸的春天吧？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协会会员)

乡/村/故/事

赶野猪



草可

炎夏七月，我们一家又回花园寨避暑。一进山寨就听到熟悉的歌曲《浏阳河》飘扬在山川大地，清凉的风不时吹来，那感觉舒适而美好。

由于寨子时常有野猪出没，于是寨民们就挖空心思地想了很多办法来对付野猪。记得之前采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来吓唬它们，起初还是管用，时间一久就被它们识破。冬天地里的白菜被它们拱得一片狼藉，夏天的苞谷林被它们折腾到东倒西歪。

后来，寨民们又采用了高科技的红外线技术驱赶，就是触发红外线后，喇叭立马发出“哇……哇……哇”类似于动物尖叫的声音。好像作用也不是很大，倒是把路人吓得够呛。

这一次，他们的“战术”又升级了，直接播放音乐了，而且是录制好后单曲循环的《浏阳河》。音响周围还布满了闪烁的彩灯，到了夜里，当四周一片漆黑的时候，就很有有一种氛围感。

寨民们说目前还是起作用，暂时没有发现野猪的踪迹。只是分贝很大的喇叭一直立在庄稼地的中央，让悠扬的歌曲变成了山寨噪音。这一股热闹劲儿，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寨上哪家有喜事，在办坝坝席。

寨民们说野猪很狡猾，之前用过航拍都没有找到它们的“影子”，但是到了夜里，它们就来捣乱了。寨民们说不知道这些花样翻新的“驱赶战术”何时是个头，我也有疑问：难道野猪是吓大的吗？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小/小/说

老杨的耳朵

张辉文

“喂，儿子吗？爸爸的耳朵听不到了，你不用回答，听我跟你说话就行了……”

自从老杨的儿子离开家以后，他们相约每周五晚上通电话。老伴走得早，这是他与儿子雷打不动的约定。听到儿子的声音，他的世界才会绚烂多彩。

一场突发变故让老杨中断了与儿子的约定。这以后一个多月，老杨一直浑浑噩噩，每天如梦游一般。直到有一天老杨突然如灵魂开窍，他毅然决定在每周五晚上恢复与儿子的通话。但他却告诉儿子他的耳朵突然“失聪”了，只能他说，儿子听。

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儿子通话。

“儿子，你知道不？你小时候经常游泳的那条河两岸进行了景观打造，可漂亮了。四季绿树成荫，海棠鲜艳动人，每晚在河两岸散步的人可多了。河岸旁几十米还修了马拉松赛道，每天早晚跑步的人才多哩！”他仿佛看见了儿子在电话那头喜悦的模样。

这是老杨“失聪”后前年告诉儿子的事了。每周五晚上他都一如既往地跟儿子拉家常，告诉儿子家乡的变化及老杨周边的新鲜事。

“儿子，告诉你一件大喜事！”

这是去年老杨与儿子的一次通话。“咱家对面的一大片危旧房拆了，现在已建成了商业中心。对面高楼矗立，晚上霓虹闪烁。步行街上购物的人多得不得了！”他仿佛看见儿子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儿子，咱们县城通高铁啦！”

这是今年年初老杨与儿子的一次通话。“咱们到省城只需要三十分钟就到啦！”他仿佛看见儿子迫不及待想乘坐高铁回家的表情。

今天又到了周五。一大早老杨就拿起电话，坐立不安地想与儿子通话了。

“儿子，爸爸想你了！”这是多年来老杨第一次说出想儿子的话，他哽咽着，眼角溢出浑浊的泪，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儿子，前几天他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肺癌晚期，时日不多。他仿佛看见了儿子心急如焚的脸庞。

突然，窗外一声清脆的鸟鸣灌进老杨的耳朵，老杨一惊，电话差点摔落在地上。

原来老杨的耳朵从来就没失聪，是儿子的声音他早已听不到……

老杨的儿子是卫戍边疆的一名战士，在老杨耳朵“失聪”前的那一个月，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一场骤然而至的暴风雪埋在了祖国最遥远的高山……(作者系荣昌区文联副主席)

诗/绪/纷/飞

江口古镇



吴沛

这地老天荒里，我还远远没有爱够……

—

它一张口
两条江就滚滚而来

一条用来狂饮
另一条用来洗濯乡愁

二

一条江，扑向另一条江的怀抱

白天，一条江取出太阳的金戒指
夜晚，另一条江摘下月亮的银耳环

它们以日月星辰为礼物
连同彼此的心，一齐交给了对方

佩戴着日月，两条江拥抱在一起
任由时光从身旁哗哗流过

我听见一条江对另一条江说：

三

老石板路心如明镜
它体内，住着明清的一缕风
宋元的一弯月，甚至汉唐的一滴雨

走在石板上，走着走着
或许就遇到了古代的某个故人
也可能是儒衫飘飘的自己

四

季节已到了夏天
但花朵们仍固执地留在春风里

它们将夏天的铁杵
磨成了春天的绣花针

古镇的安宁从针眼穿过
斜阳的余晖被绣在一面锦缎上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文/化/短/波

电影《藏地心迹》开机



8月21日下午，经过长达两年时间筹拍的重庆首部援藏题材电影《藏地心迹》新闻发布会暨开机仪式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高藏大酒店隆重举行。出席活动的有部分援藏干部代表及昌都市有关单位和部门代表，出品人周鹏程，联合出品人周家琴、何小梅，制片人周益，制片主任陈蕾，导演张新、执行导演龙云、演员副导演肖宇，新闻媒体记者和演职人员等一百余人。

电影《藏地心迹》是根据重庆知名作家周鹏程同名长篇报告文学《藏地心迹》改编，选取重庆援藏人为原型，讲述他们在西藏昌都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感人故事，作品2019年获重庆市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21年获第九届重庆文学奖。出品人周鹏程在致辞中表示，《藏地心迹》这部电影的筹备，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期望。希望通过这部作品，真实地展现援藏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向广大援藏干部致敬。这部电影虽然是援藏题材，但是它反映的又不仅仅是援藏，更多折射的是国家情怀和民族团结。这部电影虽然是以重庆援藏人故事为原型，但又不仅仅反映重庆援藏事迹，它体现的是全国援藏的集体形象。

据悉，电影《藏地心迹》的剧本先后获得重庆市委宣传部电影剧本扶持计划和重庆市文联、中国文联资助，是一部纪念国家对口支援西藏三十年的作品。影片时长约100分钟，预计2025年上半年与观众见面。

(潘何文)